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岳全傳 第六十回 勘冤獄周三畏掛冠 探囚圍張總兵死義

詩曰：掛冠歸隱不貪名，富貴浮雲看得輕。全具一腔真血氣，祇論忠義不論生。

為國為民終永譽，全忠全義每傷身。試看殞命如張保，等是天生不貳臣。

卻說岳爺舉起瀝泉槍，望那怪殺去。那怪不慌不忙，弄一陣狂風，將瀝泉槍攝去，鑽入水底，霎時風平浪息。岳爺仰天長嘆道：「原來是這等風波，把我神槍失去！可惜，可惜！」不一時，渡過長江，到了京口，上岸騎了馬，吩咐：「悄悄過去，休得驚動了韓元帥，又要耽擱。」遂加鞭趕過了鎮江，望丹陽大路進發。及至韓元帥聞報，差家將趕上去，已過了二□多里，祇得罷了。

且說岳爺在路行了兩三日，已到平江，忽見對面來了錦衣衛指揮馮忠、馮孝，帶領校尉二□名，兩下正撞個著。馮忠便問：「前面來的，莫非是岳元帥麼？」王橫上前答道：「正是帥爺。你們是甚麼人？問他做甚？」馮忠道：「有聖旨在此。」岳爺聽得有聖旨，慌忙下馬俯伏。馮忠、馮孝即將聖旨開讀道：

岳飛官封顯職，不思報國；反按兵不動，克減軍糧，縱兵搶奪，有負君恩。著錦衣衛扭解來京，候旨定奪。欽哉！岳爺方要謝恩，祇見王橫眼圓睜，雙眉倒豎，掄起熟銅棍，大喝一聲：「住著！我馬後王橫是也！俺隨元帥征戰多年，別的功勞休說，祇如今朱仙鎮上二百萬金兵，我們捨命爭先，殺得他片甲不留，怎麼反要拿俺帥爺？那個敢動手的，先吃我一棍！」岳爺道：「王橫！此乃朝廷旨意，你怎敢囉哩，陷我不忠之名！罷罷，不如自刎了，以表我之心跡罷！」遂向腰間撥出寶劍，即欲自刎。四個家將慌了，一齊上前抱住，奪下寶劍。王橫跪下哭道：「老爺難道憑他拿去不成？」馮忠見此光景，隨提起腰刀來砍王橫。王橫正待起身，岳爺喝一聲：「王橫，不許動手！」王橫再跪下來，已被馮忠一刀砍中頭上，眾校尉一齊上來。可憐王橫半世豪傑，今日被亂刀砍死！有詩曰：

忠臣義僕氣相通，馬後王橫志自雄。此日平江頭濺血，他年姓氏布囊中。

卻說那四個家將見風色不好，騎著岳爺的馬，抬了銅棍，帶了寶劍，乘鬧裡一齊走了。岳爺止不住兩淚交流，對馮忠道：「這王橫亦曾與朝廷出力，今日觸犯了貴飲差，死於此地。望貴飲差施他一口棺木盛殮，免得暴露形骸！」馮忠應允，就傳地方官備棺盛殮。一面暗暗將秦檜的文書傳遞各州地方官府，禁住往來船隻，細細盤詰，不許走漏風聲；一面將岳爺上了囚車，解往臨安，到了城中，暗暗送往大理寺獄中監禁。

次日，秦檜傳一道假旨，命大理寺正卿周三畏勘問。三畏接了聖旨，供在公堂，即在獄中取出岳飛審問。岳爺來到堂上，見中央供著聖旨，連忙跪下道：「犯臣岳飛朝見，願我皇萬歲萬歲萬萬歲！」拜畢，然後與三畏見禮道：「大人，犯官有罪，祇求大法臺從公審問！」三畏吩咐請過了聖旨，然後正中坐下，問道：「岳飛，你官居顯爵，不思發兵掃北，以報國恩，反按兵不動，坐觀成敗，又且克減軍糧，你有何辯？」岳爺道：「法臺大人差矣！若說按兵不動，犯官現敗金兵百餘萬，掃北成功，已在目前，忽奉聖旨召回朱仙鎮養馬。現有元帥韓世忠、張信、劉琦等可證。」

周三畏道：「這按兵不動，被你說過了，那克減軍糧之事是有的了，還有何說？」岳爺道：「岳飛一生愛惜軍士，如父子一般，故人人用命。克了何人之糧，減了何人之草，也要有人指責。」三畏道：「現在你手下軍官王俊告帖在此，說你克減了他的口糧。」岳爺道：「朱仙鎮上共有□三座大營，有□三餘萬人馬，何獨克減了王俊名下之糧？望法臺大人詳察！」周三畏聽了，心中暗暗想道：「這樁事，明明是秦檜這奸賊設計陷害他。我如今身為法司，怎肯以屈刑加於無罪？」便道：「元帥且暫請下獄，待下官奏過聖上，候旨定奪。」岳爺謝了，獄卒復將岳爺送上獄中監禁。

那周三畏回到私行，悶悶不悅，仰天嘆息道：「得寵思辱，居安慮危。岳侯做到這樣大官，有這等大功，今日反受這奸臣的陷害。我不過是一個大理寺，在奸臣掌握之中，若是屈劾岳飛，良心何在！況且朋惡相濟，萬年千載，被人唾罵。若不從好賊之謀，必遭其害。真個進退兩難！不如棄了這官職，隱跡埋名，全身遠害，豈不為美？」定了主意，暗暗吩咐家眷，收拾行囊細軟。解下束帶，脫下羅袍，將印信幙頭象簡，俱安放案桌之上。守到五更，帶了家眷並幾個心腹家人，私出涌金門，潛身走脫。正是：

待漏隨朝袍笏寒，何如破衲道人安？文機被繡鸞刀通，野鴿無籠天地寬。

到了次日天明，吏役等方纔知道本官走了，慌忙到相府去報知。秦檜大怒，要將衙吏治罪，眾人再三哀求，方纔饒了。就限在這一幹人身上，著落他們緝拿周三畏。又行移文書，到各府州縣勒限緝獲。秦檜見周三畏不肯依附他，掛冠逃去，想了一會，便吩咐家人道：「你悄悄去請了萬俟卨、羅汝楫二位老爺來，我有話說。」家人領了鈞旨，來請二人。那萬俟卨乃是杭州府一個通判，羅汝楫是個同知。這兩個人秦檜門下走動，如狗一般。聽說是大師相請，連忙坐轎到相府，下轎，一直進書房內來參見。秦檜賜坐待茶畢，二人足恭問道：「太師爺呼喚卑職二人，不知有何鈞諭？」秦檜道：「老夫相請二位到此，非為別事，祇因老夫昨日差大理寺周三畏審問岳飛罪案，不想那廝掛冠逃走，現在緝拿治罪。老夫明日奏聞聖上，即陞你二位抵代此職、委汝勘問此案。必須嚴刑酷拷，審實他的罪案。害了他的性命！若成了此段大功，另有陞賞。不可違了老夫之言！」二人齊聲道：「太師爺的鈞旨，卑職怎敢不遵？總在我二人身上，斷送了他就是。」說罷，遂謝恩拜別，出了相府回衙。

次日，秦檜就將萬俟卨升做大理寺正卿、羅汝楫做了大理寺丞。在朝官員，那個敢則一聲？二人即刻上任。過了一日，就在獄中提出岳飛審問。岳爺來到滴水檐前，抬頭一看，見堂上坐著他兩個，卻不見周三畏，便問提牢獄卒道：「怎不見周老爺？」獄卒道：「周老爺不肯勘問這事，掛冠走了。今日是秦丞相陞這萬俟卨老爺、羅老爺做了大理寺，差他來勘問的。」岳爺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他前日解糧來，被我打了四□。當初懊悔不曾殺了他，今日倒反死於二賊之手也！」就走上堂對著二人舉手道：「大人在上，岳飛沒有公服，恕不施禮了！」萬俟卨道：「胡說！你是朝廷的叛逆，我奉旨勘問，怎見了我不跪？」岳爺道：「我有功於國家，無罪於朝廷，勘問甚麼？」羅汝楫道：「現在你部下軍官王俊告你按兵不舉，虛運糧草，詐稱無糧。」岳爺道：「朱仙鎮上現有□三座大營，三□萬人馬，怎說得個無糧？」萬俟卨道：「無糧不成，反輸一帖，難道我倒跪了你罷？」岳爺道：「我是統兵都元帥，怎麼反來跪你？」二人道：「不要與他講，請過聖旨來。」

二賊即將聖旨供在中間，岳爺祇得跪下。那二賊將公案移在旁邊下首坐著，便道：「岳飛，你快快將按兵不舉，私通外國的情由招上來。」岳爺道：「既有告人王俊，可叫他來面證。」萬俟卨道：「那王俊是北邊人，到了這臨安來，不服水土，吃多了海蜇脹死了。人人說你是個好漢，這小小的殺頭罪就認了罷，何必有這許多牽扯？」岳爺道：「胡說！別樣猶可，這叛逆的罪，如何屈得我！」二賊道：「既不招，叫左右先與我打四□！」左右一聲吆喝，將岳爺扯下來，重重的打了四□。可憐打得鮮血迸流，死去復醒，祇是不肯招認。二賊又將岳爺拷問一番，用檀木拶指，命二人用杖敲打，打得岳爺頭髮散開，就地打滾，指骨盡碎！岳爺祇是呼天捶胸，那裡肯招。二賊祇得命獄卒仍舊帶去收監，明日再審。

二賊退回私宅，商議了一番，弄出一等新刑法來，叫做「披麻問」、「剝皮拷」。連夜將麻皮揉得粉碎，魚膠熬得爛熟，端整好了。次日，又帶岳爺出來審問。萬俟卨道：「岳飛！你好好將按兵不舉、意圖謀反，快快招來，免受刑法。」岳爺道：「我一生立志恢復中原，雪國之恥。現在朱仙鎮上同著韓、張、劉眾元帥，力掃金兵二百萬。若再定幾日，正好進兵燕山，直搗黃龍，迎取二聖還朝。不意聖旨促回兵歇馬，連用金牌□二道召我回來，那有按兵不動之事？□三座營頭，三□多萬人馬，若有克減軍糧，怎能夠安然如堵？岳飛一點忠心，惟天可表！叫我招出甚麼來？」萬俟卨道：「即不招，夾起來。」左右即將岳爺夾起，又喝打了一回。岳爺受刑不過，大叫道：「既要我招，取紙筆來，待我親寫招狀。」二賊大喜，叫典吏與他紙黑筆硯。

岳爺接了，寫成一張招狀，遞與二賊。二賊接來一看，祇見上寫道：

武勝定國軍節度使、神武後軍都統制、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、節制河北諸路招討使，開府儀同三司、太尉、武昌郡開國公岳飛招狀：飛生居河北，長在湯陰。幼日攻習詩書，壯年掌握軍兵。正值權奸板蕩藝祖之鴻基，復遇靖康喪敗皇都之大業。三千粉黛，一旦遭殃；八百胭脂，霎時被擄。君臣北狩，百姓流離，萬民切齒，群宰相依。幸而聖主龍飛淮甸，虎踞金陵；帝室未絕，乾坤再造。不思二帝埋沒於沙漠，乃縱幸臣權於廟廊。丞相雖主通和，將軍必爭用武。飛折矢為誓，與眾會期。東連海島，學李勣跨海征東；南及滇池，仿諸葛渡瀾深入。羨班超關土開疆，慕平仲添城立堡。正欲直搗黃龍，迎回二聖；平吞鴨綠，一統中原，方滿飛心，始全予志。昔者群雄並起，寇盜縱橫，區區奮身田野，注籍戎行。威方本國家大盜，鞭指狼煙自息；王善乃太行巨寇，旗揮即便剷除。除劉豫一賊之功，縛苗、劉二將之力；收楊虎、何元慶軍中之助，服曹成、楊再興帳下之雄，斬楊么於洞庭湖，敗兀朮於黃天蕩。牛頭山殺賊，屍積如山；汴水河創金，血深似海。北方聞我兵進，人人膽破；南嶺見我旗至，個個心寒。朱仙鎮上，百千鐵甲奔逃；虎將麾前，□二金牌召轉。前則遵旨屯兵，今乃奉征見帝。有賦權奸，謀誅忠直。設計陷我謀反，將飛賺入監牢，千般拷打，並無抱怨朝廷；萬種嚴刑，豈自出於聖主？飛今死去，閻羅殿下，知我忠心。速報司前，明無反意。天公無私，必誅相府奸臣以分皂白；地府有靈，定取大理寺卿共證是非。右飛所供是實，如虛甘罪無辭。

萬、羅二賊看了大怒，喝教左右將岳爺衣服去了，把魚膠敷上一層，將麻皮搭上。一時間，將岳飛身上搭上好幾處，便問：「岳飛，招也不招？」岳爺道：「你誤了軍糧，打了你四口，今日欲陷我於死地。我死必為厲鬼，殺你二賊！」二賊大怒道：「你性命祇在頃刻，還敢胡言！」吩咐左右：「與我扯！」左右一聲答應，就把麻皮一扯，連皮帶肉去了一塊。岳爺大叫一聲：「痛殺我也！」霎時暈去。左右連忙將水來噴醒。萬俟卨又叫：「岳飛，你若不招，叫左右再扯。」岳爺大聲叫道：「罷罷！我如今就死了也罷！我那岳雲、張憲，不要壞了我一世忠名纔好！」那二賊聽見此言，直嚇得汗流浹背，把舌一伸，吩咐掩門。左右答應一聲：「嚇！」就把門掩了。二賊假意起身，請岳爺坐了，說道：「下官看元帥的供詞，盡是大功。我二人本欲上本保留元帥，奈是秦丞相主意，此本決難到得聖前。方纔元帥說有公子並貴部張憲，何不修書一封，請他到此，上一辨冤本！下官二人就好於中幫助，不知元帥意下如何？」岳爺道：「甚好！甚好！即使聖上不准，我亦情願與這兩個孩兒同死於此，方全得我父子二人忠孝之名。」隨即寫了一封家書，交與萬俟卨。萬俟卨吩咐仍送進獄中。

這兩個賊子就帶了岳爺的招狀，忙到相府通報。秦檜命進私宅相見，二人進來見了秦檜道：「門下小官，奉太師爺的鈞旨，連日勘問，岳飛受了多少嚴刑，今日寫下一張供狀在此。」就雙手呈上。秦檜看罷，大怒道：「那厮如此無理，何不一頓就打殺了他！」萬俟卨道：「太師爺不知，岳飛寫了此辭，小官即要加以嚴刑，忽聽他大叫道：『我死之後，岳雲、張憲這兩個孩兒，不要壞了我一世忠名方好！』小官倘打殺了他，那岳雲、張憲有萬夫不當之勇，領兵前來，不要說我與丞相，連朝廷也難保！為此小官忙掩了門，向岳飛假說救他，騙他寫書叫岳雲、張憲來上辨冤本，特來呈與太師爺定奪。」秦檜看了大喜道：「這是二位賢契的大才。」就同進書房中去，喚過慣寫字的門客來，將岳飛的筆跡，照樣套寫，更改了數句，說是：

奉旨召回臨安，面奏大功，朝廷甚喜。你可同了張憲，速到京來，聽候加封官職，不可遲誤。

寫完封好，即差能事家丁徐寧，星夜往湯陰縣去哄騙岳公子、張憲到來，祇望一網打盡。這裡就委萬、羅二賊在監內另造□間號房，名喚：「雷」「霆」「施」「號」「令」、「星」、「斗」、「煥」、「文」。「章」，專等監禁家屬人等。萬、羅二賊辭出，即去建造號房。

其時臨安有兩個財主，本是讀書君子，一位姓王名能，一位姓李名直。他二人曉得岳爺受屈，就替岳爺上下使錢。那獄卒得了錢財，多方照看，替岳爺洗淨棒瘡，用藥敷上。那獄官倪完原是個好人，見岳爺是個功臣，被奸臣所害，明知冤屈，故亦用心伏侍。故此岳爺在監安然無事。

且說汴梁總兵張保，自從和妻子洪氏領了兒子張英到任上來，過得年餘，忽然一日有軍校來報：「打聽得岳元帥在朱仙鎮上屯兵耕地，忽然有聖旨召回，不知何事。」張保聽了，好生疑惑，一連幾日，覺得心神恍惚，坐臥不寧，便對夫人道：「這幾日不知我為甚麼，祇管心驚肉跳。我想做了這個甚麼總兵官，反覺得拘拘束束，有甚趣處？目下岳公子住在家中，我意欲同你到湯陰去，依舊住在帥府中。不知夫人意下若何？」洪氏道：「將軍！自古道無官一身輕，有子萬事足。為了些小功名絆住身子，倒不如到帥府去住，反可脫然無累，逍遙自在。」張保大喜，忙忙的收拾了行李，將總兵印掛在梁上，帶了三四名家將，悄悄的一路望湯陰而來。

不一日，來至永和鄉岳家帥府門首，將車馬停住，岳安即忙進內報知李氏夫人。夫人道：「快請進來相見。」張保夫妻同了兒子來到內堂，拜見了夫人，又拜見了鞏氏夫人，然後將不願做官的話說了一遍。夫人道：「總兵來得正好！一月前傳聞老爺欲召進京，前日老爺忽又著人持書來，把大公子並張將軍叫了去，不知為著何事？好生掛念！這幾日又祇管心驚肉跳，日夜不寧。意欲煩總兵前去，探聽個消息，未知可否？」張保道：「既有此事，夫人不叫小人去，小人也走一遭。」就向洪氏道：「你在此好生伏侍夫人、公子，我明日就往臨安去探聽大老爺的行藏。」當時夫人吩咐備辦酒席，與張總兵夫婦接風，打掃房間，安歇了一宵。

次日飯後，張保吩咐了妻兒幾句，打迭了一個包裹，獨自一個揹了，辭別兩位夫人，出門望臨安進發。曉行夜宿，非止一日，到了大江口。前路一望茫茫蕩蕩，並無一隻渡船，走來走去，那裡覓處？天又黑將下來，江口又無宿處。正在舒頭探望，忽見一個漁人，手中提著一壺酒，籃內不知放些甚麼東西，一直走向蘆葦中去。張保就跟著上去一看，卻是灘邊泊著小船一隻，那人提著東西上船去了。張保叫聲：「大哥！渡我一渡！」那人道：「如今秦丞相禁了江，不許船隻往來，那個敢渡你？」張保道：「我有緊要事，大哥渡我一渡，不忘恩德！」那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可下船來耽擱一會，等到半夜裡渡你過去。但是不要大驚小怪，弄出事來！」張保道：「便依你，決不連累你！」張保一面說，一面鑽進船裡，把包裹放下。

那人便道：「客官，你一路來，大約不曾吃得夜飯？我方纔在村裡賒得一壺酒來，買了些牛肉在此，胡亂吃些，略睡睡，等到三更時分，悄悄過江去便了。」張保道：「怎好相擾！少停，一總奉謝。」那人便將牛肉裝了一碗，篩過一碗酒，奉與張保，自己也篩酒奉陪。張保行路辛苦，將酒來一飲而盡，說道：「好酒，好酒！」那人又篩來，張保一連吃了幾碗，覺道有些醉意，便道：「大哥，我吃不得了！少停上岸，多送船錢與你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歪著身子，靠在包裹上去打盹。那人自將酒瓶並吃剩的牛肉，收拾往艙上去了。

停了好一會，已是一更天氣，那人走出船頭將纜解了，輕輕的搖出江心，鑽進船來，就把那條纜繩輕輕的將張保兩手兩腳捆住，喝道：「牛子醒來！」那張保在夢裡驚醒，見手脚俱被縛住，動彈不得，叫聲：「苦也！我今日就死也罷了！但不知元帥信息，怎得瞑目！」那人聽了，便道：「你實說是何人？」張保道：「我乃岳元帥帳下馬前張保。為因元帥進京久無信息，故此我要往臨安探聽。不意撞在你這橫死神手內！」那人聽了，叫聲：「啊呀！不知是岳元帥手下將官，多多有罪了！」連忙解下繩索，再三請罪。

張保道：「原來是個好漢，請問尊姓大名？」那人道：「小弟復姓歐陽名從善。祇因宋朝盡是一班奸臣掌朝，殘害忠良，故此不想富貴，祇圖安樂，在此大江邊做些私商，倒也快活。你家元帥沒有主意，由他送了江山，管他則甚，何苦捨身為國？我聞得岳元帥過江去，到平江路，就奉旨拿了。又聽得有個馬後王橫，被飲差砍死了。就從那日起禁了江，不許客商船隻往來，故此不知消息。」張保聽了，大哭起來。從善道：「將軍休哭！我送你過江去，休要弄出事來！」一面就去把船撐開，到了僻靜岸邊，說道：「將軍，小心上岸，小弟不得奉送了！」張保再三稱謝，上了岸。那歐陽從善自把船仍搖過江去了。

張保當夜就在樹林內蹲了一夜，等到天明，一路望臨安上路。路上暗暗打聽，並無信息。一日，到得臨安，在城外尋個旅店安歇。次日，挨進城去，逢人便問，那一個肯多言惹禍？訪問了幾日，毫不知情。

一日，清晨早起，偶然走到一所破廟門首，聽得裡邊有人說話響。張保就在門縫裡一張，祇見有兩個花子睡在草鋪上閑講，聽

得一個道：「如今世界做甚麼官！倒不如我們花子快樂自在，討得來就吃一碗，沒有就餓一頓，這時候還睡在這裡，無拘無束。那岳元帥做到這等大官，那裡及得我來？」那一個道：「不要亂說！倘被人聽得，你也活不成了！」張保聽見了，就一腳把廟門踢開，那兩個花子驚得直豎起來。張保道：「你兩個不要驚慌！我是岳元帥家中差來探信的，正訪不出消息，你二人既知，可與我說說。」那兩個花子祇是撒撒的抖，那裡肯說，祇道：「小、小、人、人、們、們，不曾說甚麼！」張保就一手將一個花子捉將起來，道：「你不說，我就攢殺了你！」花子大叫道：「將爺不要著惱，放了我，待我說。」張保一手放下道：「快說，快說！」那花子土神一般，對著那個花子道：「老大，你把門兒帶上了，站在門首探望探望。倘有人走來，你可咳嗽一聲。」那個花子走出廟門，這裡把門忙掩上了，便道：「秦檜陷害岳爺，又到他家中去將他公子岳雲、愛將張憲騙到這裡，就一齊下在大理寺獄中，不知做些甚麼？若有人提起一個『岳』字，就拿了去送了性命，因此小人們不敢說。將軍千萬不要說是我阿二說的嚇！」張保聽了這一席話，驚得半晌作不得聲。身邊去摸出一塊銀子，約有二兩來重，賞了花子，奔出廟門。

再回到下處，取了些碎銀子，走到估衣店裡，買了幾件舊衣服。又買了一個筐籃，央人家備辦了些點心酒饌，換了舊衣，穿上一雙草鞋，竟往大理寺監門首，輕輕的叫道：「裡邊的爺！小人有句話講。」那獄卒走來問道：「有甚話講？」張保道：「老爺走過來些。」那獄卒就走到柵欄邊，張保低低的說道：「裡邊有個岳爺，是我的舊主人，吃過他的糧，我因病退了糧。今日特來送餐飯與他，聊表一點私心。有個薄禮在此，送與爺買茶吃，望乞方便！」那禁子接過來，約有三四兩重，暗想：「王、李二位相公曾吩咐，倘有岳家的人來探望，須要周全，落得賺他三四兩銀子。」便道：「這岳爺是秦丞相的對頭，不時差人來打聽的。我便放你進去，切莫高聲，要連累我們！」張保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那獄卒開了監門，張保走進去，對禁子道：「你可知我是甚麼人？」那獄卒把張保仔細一看，方纔在外面是曲背躬身的，進了監門站直了，卻是長長大大換了一個人。

獄卒道：「爺爺是害我不得的噯！」張保道：「不要驚慌！我非別人，乃濠梁總兵馬前張保是也。」獄卒聽了，慌忙跪下道：「爺爺，小人不知，望老爺饒了小人之命罷！」張保道：「吾怎肯害你？你祇說我主人在那裡。」獄卒道：「丞相為了岳爺爺，新造□間牢房，喚做『雷』、『霆』、『施』、『號』、『令』、『星』、『斗』、『煥』、『文』、『章』，岳爺爺同著二位小將軍俱在『章』字號內。」張保道：「既如此，你可引我去見。」禁子起來，又看了看道：「老爺這酒飯……」張保道：「你放心！我們俱是好漢，決不害你的。」那禁子先進去稟知，然後請張保進去。

那張保走進監房，祇見岳元帥青衣小帽，同倪獄官坐在中間講話，岳雲、張憲卻手銬腳鐐坐在下面。張保上前雙膝跪下，叫一聲：「老爺，為何如此？」岳爺道：「你不在濠梁做官，到此怎麼？」張保道：「小人不願為官，已經棄職回轉湯陰。不想公子也至於此！」岳爺道：「你既不願為官，就該歸鄉去了，又到這裡來何幹？」張保道：「一則探老爺消息，二來送飯，三來請老爺出去。」岳爺道：「張保！你隨我多年，豈不知我心跡！若要我出去，須得朝廷聖旨。你也不必多言，既來看我，不要辜負了你的好意，把酒飯來領了你的情。快些出去，不要害了這位倪恩公！」張保就將酒飯送上去，岳爺用了一杯酒，叫張保快些出去。

張保走下來對岳雲、張憲道：「二位爺！難道也不想出去的了麼？」二人道：「為臣盡忠，為子盡孝，爹爹既不出去，我二人如何出去！」張保道：「是小人失言了！小人也奉敬一杯。」二人道：「也領你一個情。」那倪獄官與禁子看了，俱皆落淚道：「難得！難得！」岳爺又道：「張保出去罷！」張保道：「小人還有話稟上。」復上前跪下道：「張保向蒙老爺抬舉，不能伏侍得老爺終始。小人雖是個愚蠢之人，難道不如王橫麼？今日何忍見老爺公子受屈！不如先向陰司，等候老爺來伏侍罷！」遂立起來，望著圍牆石上將頭一撞。一聲響，頭顱已碎，腦漿迸出而死！後人有詩曰：

拚將一死報東君，忠義原來似憲雲。地下王橫如聚首，馬前馬後總超群！

那倪獄官看見，心中□分傷慘。岳雲、張憲痛哭起來。獨有那岳爺哈哈大笑道：「好張保，好張保！」倪完道：「這張總爺路遠迢迢趕來，為不忍見元帥受屈，故此撞死。帥爺不哀憐他也罷，怎麼反大笑起來？」岳爺道：「恩公你有所不知，我們『忠』、『孝』、『節』已經有了，獨少個『義』字，他今日一死，豈不是『忠孝節義』四字俱全了？」說罷，放聲大哭起來，眾人無不下淚。岳爺哭了一回道：「望恩公將他的屍首周全出去方好！」倪完道：「這個不消帥爺吩咐。」即刻差人去與王能、李直知道，將屍首抬在後邊。直到黃昏時候，王、李二人將棺木抬來，把屍首從牆上吊出，收殮釘好，村頭上寫著「濠梁總兵張公之柩」，叫心腹家人抬出城去，放在西湖邊螺螄殼內。可憐張保服侍岳爺這好幾年，立了多少功勞，纔博得個前程；不願為官，今日仗義死於此地！正是。三分氣在千般用，一旦無常萬事休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